

爭自由的波浪小引

俄國大改革之後，我就看見些遊覽者的各種評論。或者說貴人怎樣慘苦，簡直不好人間；或者說平民究竟擡了頭，後來一定有希望。或褒或貶，結論往往正相反。我想，這大概都是對的。貴人自然總要較爲苦惱，平民也自然比先前擡了頭。遊覽的人各照自己的傾向，說了一面的話。近來雖聽說俄國怎樣善於宣傳，但在北京的報紙上，所見的却相反，大抵是要竭力寫出內部的黑暗和殘酷來。這一定是很足使禮教之邦的人民驚心動魄的罷。但倘若讀過專制時代的俄國所產生的文章，就會明白即使那些話全是真的，也毫不足怪。俄皇的皮鞭和絞架，拷問和西伯利亞，是不能造出對於怨敵也極仁愛的人民的。

以前的俄國的英雄們，實在以種種方式用了他門的血。使同志感奮，使好心腸人墮淚，使劊子手有功，使

閒漢得消遣。總是有益於人們，尤其是有益於暴君，酷吏閒人們的時候多；壓足他們的凶心，供給他們的談助。將這些寫在紙上，血色早已輕淡得遠了；如但兼珂的慷慨，託爾斯多的慈悲，是多麼柔和的心。但當時還是不准印行。這做文章，這不准印，也還是使凶心得壓足，談助得加添。英雄的血，始終是無味的國土裏的人生的鹽，而且大抵是給閒人們作生活的鹽，這倒實在是很可詫異的。

這書裏面的梭斐亞的人格還要使人感動，戈理基筆下的人生也還活躍着；但大半也都要成爲流水賬簿罷。然而翻翻過去的血的流水賬簿，原也未始不能夠推見將來，只要不將那賬目來作消遣。

有些人到現在還在爲俄國的上等人鳴不平，以爲革命的光明的標語，實際倒成了黑暗。這恐怕也是真的。改革的標語一定是較光明的；做這書中所收的幾篇文章的時代，改革者大概就很想普給一切人們以一律的光明。但他們被拷問，被幽禁，被流放，被殺戮了。要

給，也不能。這已經都寫在賬上，一翻就明白。假使遇絕革新，屠戮改革者的人物，改革後也就同浴改革的光明，這所處的倒是最穩妥的地位。然而已經都寫在賬上了，因此用血的方式，到後來便不同，先前似的時代在他們已經過去。

中國是否會有平民的時代，自然無從斷定。然而，總之，平民總未必會捨命改革以後，倒給上等人安排魚翅席，是顯而易見的，因為上等人從來就沒有給他們安排過雜合麵。只要翻翻這一本書，大略便明白別人的自由是怎樣掙來的前因，並且看看後果，即使將來地位失墜，也就不至於妄鳴不平，較之失意而學佛，切實得多了。所以，我想，這幾篇文章在中國還是很有好處的。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四日風雨之夜，魯迅記於廈門。

小品

紹原

三十二

鄺露（湛若）的亦雅（知不足齋叢書本；裔孫國元

刊本）卷一，天姬破蠱條：

凡中蠱者，顏色反美於常，天姬望之而笑，必須叩頭乞藥，出一丸，啖之，立吐奇怪；或人頭蛇身，或八足六翼，如科斗子。斬之不斷，焚之可燃，用白礬澆之，立死。否則對（一本作等）時復還其家。予久客其中，習知其方；用三七末葶藶為丸，又用白礬及細茶分為末，每服五錢，泉水調下，得吐則止。按古方取白囊荷服其汁，並臥其根所（一本無所字。）呼蠱者姓名，則其功緩也。

鄺國元序：『公為明季名諸生，以衝邑令騎削籍，走廣西，客獠女雲譚孃所。是書即其為記室時作。獠俗古無傳記：得此庶其傳矣。』

三十三

驗方新編卷十五：

辟蠱毒法：凡食茶水菜飯等物，將要食時，用筷子向杯碗上敲動，並向主人問云，「食內果有蠱毒否？」一經問破，則可免害。

三十四

外臺秘要卷二十八：——

肘後方欲知蠱主姓名方：取鼓皮一片燒灰末，以飲服，病人須更自當呼蠱主姓名，可語令知，便即去，病愈矣。……又方：以藜荷密著病人席下，亦能令呼蠱主姓名也。（或注：文仲，備急，千金並翼，同出第三卷中。）古今錄驗療蠱方；巴豆（十枚去皮心熬，）豉（半升熬，）釜到墨（方寸匕）右三味搗，篩爲散，清旦以酒服如簪頭大，小行，蠱主當自至門，勿應之，去到家，立自知其姓名。

三十五

千金要方卷二十四云：——

凡人中蠱，有人行蠱毒以病人者，若服藥知蠱主姓名，當使呼喚將去。若欲知蠱主姓名者，以敗鼓皮燒作末，飲服方寸匕，須臾自呼蠱主姓名者，可與（疑爲「語」字之譌）令去，則愈。

治蠱毒方：茜根，藜荷根，各三兩，右二味咬咀，以水四升煮取一升，頓服。（注：「肘後云，治中蠱吐血或下血如爛肝者，自知蠱主姓名。」）

附討論：

爲了必不止一種理由，人們以爲有些法術的驗否，繫於行之者的手段是否祕密。例如內服外用的治療方，常警告用之者，「勿令病人知，知則不驗。」行蠱旨在害人，尤不可令人知。一部分或全部的原因，許是蠱由誰放仍需由誰收（千金要方所謂「將去」。）中蠱者所以必須知道蠱主姓名，想必因此。知道了之後，方可與語使之將去；他如不肯將去，你便可與他爲難。所謂爲難，于打到門上去的辦法之外，恐卽在名姓上作功夫也是一道。否則爲什麼蠱主自己到了你面前，你還是不理他，定等到自知其姓名爲止（看三十四第二節）？又爲什麼呼蠱主姓名則其功緩（三十二）？而且爲什麼第三十三條裏面有「一經問破則可

免害」云云？至於敗鼓皮，蘊荷，豆豉等物，何以能使中毒者知蠱主姓名，我此刻尚不很懂。豆能避邪，故豆豉亦能避邪歟？閱者中有願見教者否？

十一月二十日寄出

蘇曼殊絳紗記之考證

柳亞子

楊鴻烈在蘇曼殊傳裏講：『絳紗記是敘述他和他的朋友薛瑛（夢珠）一些零碎的情史，地方大概不出廣州新加坡蘇州之間，但這兩個主人翁誰是曼殊，就分別不出了。』我以為書中的曼鸞和夢珠，都是曼殊一個人的化身。陳獨秀先生在序文中說得好：『曼鸞與其友夢珠行事絕相類，莊周夢蝴蝶，蝴蝶化莊周，予亦不暇別其名實。』那明明說曼鸞夢珠，是一而二了。花月痕的作者劉子安，在書中化身做韋痴珠韓荷生兩人，痴珠和秋痕的悲劇，荷生和采秋喜劇，恰恰是一個對照，所謂正面反面的寫法。紅樓夢中的賈寶玉甄寶玉，我疑心也是曹雪芹自己正反兩方面的化身。本書中曼鸞和夢珠，

雖然同是悲劇的搬演者，但『曼鸞存而五姑歿，夢珠破而秋雲存』（獨秀序文語），也恰恰是一個正反面的對照了。所以書中的曼鸞和夢珠，都在影射着曼殊自己，是毫無疑義的。近人有誤會的傳說，說曼鸞並不是曼殊，只是曼殊的友人，所以絳紗記並非曼殊所做；這實在是絕大的錯誤。他們只知道夢珠是曼殊的諧聲，而沒有明白獨秀先生『莊周夢蝴蝶，蝴蝶化莊周』兩語的意氣，實在是被作者瞞過，總算上了曼殊一個大當了。

夢珠影射曼殊，在文字上是很明顯的。薛夢珠和蘇曼殊，都只是一音之轉罷了。夢珠名瑛，正影射曼殊的名玄瑛；而且曼殊與友人書札，有時也只署一個瑛字。慧龍寺是曼殊本師贊初長老出身的所在，所以曼殊自稱慧龍寺僧（見梵文典自序）。印度，暹羅，耶婆堤，都是曼殊處錫的地方；不過沒有聽見他到過緬甸，而黑齒國更不知在那裏，大概是寫上湊湊熱鬧的。陽文愛就是楊仁山，程散原就是程散原（伯嚴），砥涸精舍就是砥涸精舍；曼殊做英文教授，據拜輪時選自序是在一九〇

五年的事情。居蘇州滾繡坊，是一九一三年，曼殊和鄭桐蓀很要好；桐蓀是江蘇吳江盛澤人。曼殊兩次到盛澤（一九一二年冬——一九一三年夏）都住在桐蓀家裡；而滾繡坊却是桐蓀老兄詠春的寓所，在蘇州烏鵲橋相近，曼殊在那裏住過一個星期。亞東本絳紗記第三三頁：「余流轉乞食，兩閱月，至蘇州城，細雨漫漫，沾余衣袂。余立酒樓下，聞酒販言，有廣東人流落可嘆者，依鄭氏處館度日，其人類有瘋症，能食酥糖三十包，亦奇事也。」這就是曼殊在蘇州的一段故事了。（以前。曼殊也曾住過蘇州，任吳中公學教授，在一九〇三年。）教習安徽高等學堂，是一九一二年冬天至一九一三年春天事，正和鄭桐蓀同校；那時陳獨秀先生也在此校，不曉得是當校長還是教務長。在湖南岳麓山，是一九〇三年事；燕子龕殘稿畫跋，所謂「癸卯參拜衡山，登祝融峯，俯視湘流明滅」。者是也。鄧尉聖恩寺，是曼殊所常常提起的地方，只不曉得他是那一年去過罷了。曼殊在香港讀過兩年英文（據斷鴻零雁記），他的先生是

西班牙人，姓羅弼，名莊湘。書中說曼鸞在香港皇娘書院與夢珠同習英文，也許皇娘書院就是曼殊的母校，而莊湘就是該校的教授了。但香港究竟有否皇娘書院，我却不知道，只是猜想罷了。

秋雲是曼殊理想中的戀人，書中敘述戀愛的關係，却和斷鴻零雁記中的靜子，有些相像。斷鴻敘靜子傾心於三郎，而三郎怕被情網所罩，終於避地以謝之，沈其所贈鳳文羅簡之屬於海中。其理由是：「余實三戒俱足之僧，永不容與女子共住者也。」本書敘秋雲第一次和夢珠相見，秋雲「意甚戀戀」，而夢珠「不顧」；秋雲解瓊琚佩玉來贈他，却被他「入市貨之」。其後曼鸞在蘇州尋到夢珠，對他「重述秋雲家散，至星加坡苦尋夢珠及遇難各節」，而夢珠復言「吾今學了生死大事，安能復戀戀」。學佛和戀愛，正是曼殊生胸中交戰的冰炭。寫三郎對付靜子如此，寫夢珠對付秋雲又如此。無怪他的本事詩十章內，要說「還卿一鉢無情淚，恨不相逢未鬢時」了，

曼鸞也是曼殊的化身，麥五姑我疑心是影射雪梅。舅父趙翁，或者在影射曼殊的假父蘇某。據陳去病說，蘇某是做茶葉生意的，而書中述趙翁『販茶爲業』，也是一個小小證據了。五姑的父親麥翁，在影射雪梅的父親，就是斷鴻零雁記中的另一『父執』。雪梅父因三郎假父身死而悔婚，五姑父因曼鸞舅父破產而悔婚，正是同一機軸。雪梅爲三郎腸斷，終至『玉葬香埋』，五姑以乾血症『長歸天國』，結局同一悲慘，可見五姑是影射雪梅無疑了。斷鴻零雁記敘靜子和雪梅兩段情史，我疑心都是事實。曼殊在此書中以秋雲影射靜子，五姑影射雪梅，真是所謂舊夢重溫了。

還有一個西班牙女子碧伽，也是和曼殊頗有關係的人。碧伽的父親是莊湘老博士，而莊湘老博士實際上就是曼殊的英文教師。（我在上面說過，也許就是香港皇娘書院的教員。）莊湘有女兒雪鴻，頗會屬意於曼殊。飛錫潮音跋：『嘗從西班牙莊湘處士治歐洲詞學，莊公欲以第五女公子雪鴻妻之。聞黎（曼殊）垂淚曰：『吾

證法身久，辱命奈何？』范公爲整資裝，遂之扶南」。下面又說曼殊『又將燕子箋譯爲英文，甫脫稿，雪鴻大家攜之瑪德利，謀刊行於歐土』。還有，曼殊題拜輪詩集小序：『西班牙雪鴻女詩人，過存病榻，親持玉照一幅，拜輪遺集一卷，曼陀羅花與含羞草一束見貽，且殷殷勗以歸計。嗟夫，予早歲披髮、學道無成，思維身世，有難言之恫，爰扶病書二十八字於拜輪卷首，此身唯雪鴻大家心知之耳。』可見雪鴻對於曼殊的交誼了。斷鴻零雁記第六章也說三郎曾從西班牙羅弼牧師治歐文二載，當三郎從香港東渡，別牧師夫婦時，『其女公子曳蔚藍文裾以出，頗有愁容，至余前，殷殷握余手，親持紫羅蘭花及含羞草一束，英文書籍數種見貽。』在第十章和第十九章中，都曾提及羅弼女士，而在第十九章中，靜子還和她吃了一次乾醋。我以爲羅弼牧師就是莊湘，羅弼是姓，莊湘是名，兩處都說是西班牙瑪德利人，恰恰相合。潮音跋有『攜之瑪德利』語。斷鴻十章：『彼馬德利產，其父卽吾恩師也。』又曼殊有答

瑪德利莊湘處士書，見燕子龕殘稿。而雪鴻大家，當然就是羅弼女士了。本書的碧伽，我疑心就是雪鴻。碧伽或者是別號；也許是曼殊送給她的，和賈寶玉替林妹妹題別號一樣。燕子龕殘稿曼殊與某君書：『碧伽君相見否？久不寄箋，懼增伊鬱耳。』可見碧伽確有其人了。

書中還有一個卡鸞，不知是誰？燕子龕殘稿有爲玉鸞女弟續扇詩一首，民國雜誌沒有『女弟』兩字，大概也是曼殊的女朋友了。

曇諦法師別見碎簪記，和法忍禪師都是曼殊西湖的游侶。

絳紗記中可以考證的人名，大概盡在於此了。下面還有幾句附帶的話，是徐沈玉君告訴我的。他新近在寂寞程生所做的西冷異簡記中，發現了曼殊的一首佚詩。詩的原文是：『芳草天涯人似夢，碧桃花下月如烟。可憐羅帶秋光薄，珍重蕭郎解玉鈿。』此詩在異簡記第十章內，說是夢珠上人所作。我們既證明夢珠是曼殊，此詩爲曼殊所做也可無疑的了。書中還有其他幾段，提及

夢珠的：『夢珠上人絕句，婉麗清怨，始不亞飛卿。』彼斯時浮身何地耶？……聞尙在東京。』『余前在某雜誌讀彼小說兩篇，奇情幻筆……』。徐君以爲都和曼殊身分吻合；而所謂某雜誌的兩篇小說，就是登在甲寅雜誌的絳紗記和焚劍記。我也以爲徐君的推測頗足徵信。寂寞程生不知是誰？西冷異簡記初見甲寅雜誌，後來又和絳紗焚劍同列亞東圖書館出版的名家小說內，我因在意外發現了曼殊的一首詩，而又和夢珠的攷證有關係，所以附帶着在此發表了。

綠屋

晶清

這間小小的『綠屋』算是我月餘來的棲身處所，是我的家。因爲走進門來差不多見到的都是綠色，所以評梅說就叫做『綠屋』好了。

在月餘以前這『綠屋』原是一間塵土堆積蛛絲封閉得如像枯葉一般萎敗的房子，是評梅費去了兩日工夫幫着我締造成這樣的。當日，我懷着滿腔憤慨走出了『紅

樓，「只求有個安身地方。原沒有想到應該怎樣佈置。總是評梅的好意，她替我籌劃了怎樣裱糊，又替我籌劃怎樣妝飾，她一次又一次的跑到街上去買東西，回來後又爬上爬下的爲我佈置。在最後，她買來了許多許多盆白菊花，安放在棹上，地下，書架前。花未凋謝的那幾天，我這屋裏彷彿成了個『菊圃』。

我初出『紅樓』時是怎樣的難過呵！雖然有這間『綠屋』可以駐足，但心是總沒有安定過。我時時都在憤恨着，時時都感到悽愴；在日間有許多朋友圍繞着我，感情真是勉強的被捺壓住，到了夜裏，死寂的深夜裏，思潮湧得如狂浪一般，我真能想到許多危險的事，想到發狂，想到了死！到翌日，臉色總因失眠而呈現慘白。

其實我那能預想到今日這小小的『綠屋』做了我的家，我們一點桃紅的希望變了灰色，我由南邊幾千里路程轉來進的研究科是這樣無理由的解散了？當『紅樓』再劫後，我們總以爲這『新主』的前隊雖然是晶亮森嚴的槍刀，但在他扯着的『辦教育』的旗幟下，我們或許不致

於再遭什麼意外的摧殘，所以仍忍辱含恨的暫住在『紅樓』。誰料到？他，『紅樓新主』進門後第一刀就是劈的我們研究科，第二步是下『驅逐畢業生』的命令。天！這年頭，我們還能說什麼話？我們還犯得上和他說什麼話？

離開『紅樓』我雖然有依戀，但心上決不會感到何等創傷，因爲讓他『紅樓新主』下了『驅逐令』。這使我的生命史上有了極大的恥辱！所以當日我離開『紅樓』時心情是怎樣的悲憤，怎樣的悽愴，怎樣的緊張！在那天我的日記上曾寫下了這樣一些字——

『由夢中哭醒，看看天還沒有亮。摸着枕上都濕冰冰的，我想到了昨晚臨睡時候，獨自一個人在校內的各處慢步，向我四年來眷戀着的地方默默告別。那時的心情，那時的情景，是何等的悽絕？我恨不能用我的眼淚在每一個地方都滴出一條深深的痕跡，紀念着我這次被驅逐的恥辱，紀念着人心是有這樣的殘酷。』

東西是早已收拾好了，起床後我仍裝着安閒的態度做每天應做的事。在櫥沐室裏我更裝着笑臉和芳們說話，像往天一樣的說些瑣碎話。因此，她們誰都料不到我是就要離開學校了；要偷偷的離開那個永不願再去的學校了。

喫過粥，壁姐們都拿着書去上課，我仍照例的躺在竹椅上看報。梅來了我也不說要走的話。直等她們的影子都消逝後，我才站起來揩乾了眼鏡上的淚水，叫聽差替我收拾好床上的鋪蓋，自己寫好了給同學們的片子；一切安置妥當後，又到後面操場上走了一轉，再在寢室裏呆站一回。梅重來，我遂挽着她毫不停留的悄悄的由西院出了學校。——在經過禮堂時，我很珍重的由門縫裏望了望和珍的遺像。

梅似乎是怕我難過，在走出校門的那一瞬間，她是幾次的注視我。其實，我心中早已空無所有，那裏還分辨得出『苦』和『甜』。在蘭陵春我們草草的

喫過午飯，梅陪我到東城找表姐，不遇，又轉回西城。梅赴她的學校，我是惘然的到了北館。

還好，有個北館可以駐足。去年女師大被解散後，瓊妹們也是棲身於此。不然，天涯漂泊，無家可歸，如像遇着這等不幸事時，教我們向那裏去找歸宿！向那裏去駐足？

北館的住屋昨天朋友們已替我找好，這是我應該謝謝他們的熱心。當我隨着M君走進那間冷森的空屋時，站這枯葉堆裏，我勉強抬起頭來看了看灰塵蒙蔽着的四壁。我的心酸，同時『紅樓』的影子在我眼前幌着，我想哭了！

因梅的督責與諄囑，開始籌備佈置我的住屋了。找過裱糊匠，又切實的囑託聽差替我掃除灰塵和糞土。傍晚時候更請着素秋陪我到東安市場買些應用的什物，歸來時『玉兔已東升，』在清冷的月光下，感到萬分的惆悵與彷徨。

今夜屋子還沒有收拾好，承邨姐招待，遂住宿

伊處。

從此，我的魂也不再飄進『紅樓』！

十月十八日

因爲是在心上有了這樣深的創傷，所以我永永都難忘。不過，現時漸漸的在『綠屋』住慣，雖然不算是溫暖的搖籃，但我可免除了漂泊無歸宿，而且也感到些舒適。

『綠屋』賜給我的是『心』的沉寂。每夜坐在這冷森得如像古廟一般的斗室中，聽窗外的風聲，雨聲，落葉，伴着我的有這黯淡的孤燈。

只禱求，我的心永不再想到『紅樓』！

十五年十二月四日深夜，于綠屋中。

從死老鼠說到日本的路政

沈辛白

前兩天早上到學校去的時候，在離我寓所五六家門面的路上，丟着一隻死老鼠，很不小，大約有五寸多長，死得口眼都不閉，素來怕看死東西的我，只好遠遠地走過了。晚上回來，依然不動，不過牠的頭部，似乎被人用木屐踏了，或者被車子輾了，灰白色的腦漿，已

經變了顏色的血，和眼珠，多和泥混在一起，我更不敢看了。如此一連幾日，竟沒有人去收拾，到今天傍晚，我洗澡回來，一木屐踏在牠旁邊，累我嚇了一跳，原來今天老鼠的全身，已經由立體變成了平面，祇從牠踏扁了的尾巴，纔認得出是見過幾次的這只老鼠。

回來坐定之後，不由人的發生一點無聊的感想。

我本來不歡喜看死東西，死貓死狗，我多敬而遠之，尤其怕死蛇，因爲那種死的姿態，的確有令我毛髮竦然的力量。小時候，歡喜捉蟋蟀，但有一回看見了鬥勝了的吃敗了的尸骸的故事之後，我便永遠不去捕了。至於對老鼠呢，雖則我肖牠，却並沒有什麼好感，牠歡喜在我睡熟的常兒打架和偷我的東西吃這兩件事，更使我和牠有點小小的敵意。不過，我總是這樣想，老鼠縱不好，一個死罪，似乎也足夠夠消了。死了之後，何必暴屍示衆，既示衆矣，又何必再加踐踏以爲快！這是我爲老鼠着想的公平。

至於爲我們人類想呢，這種殘虐死物的蠻性，似乎

沒有遺留之必要。我之所以不歡喜「風化事大，藝術事小」的某師，一半是因為他和他的部下歡喜將血淋淋人頭，砍下來沿街掛的原故。即使用特種的藥藥死的老鼠，不致於腐敗或者發生臭氣，但是，丟在常路，總覺得不衛生上應有的事。況且灣的大海，就在目前，要丟老鼠，也何必省這二三十步路的勞力。

一回兩回呢，誰也不會發這種鳥牢騷，可是日本人將死老鼠丟在路上，已經成了一種普通的習慣了啊！到過日本的朋友們，大概總會在路上看到或者踏到過的。

垃圾桶裏不攢，海裏不攢，而一定要攢在路上的原因，我小子總是百思莫解。有人說，日本人藥死了老鼠，可以拿到警察署裏去換一個銅子的，丟在路上，是表示他不希罕這一個銅子。意思，我想這或者是形容過度，不過日本人這種小見相的（恕我說一句鄉土話「示奢」的心理，却並不是沒有。譬如不能常上館子的人，偶然喫了一次「牛鍋」，出門來的時候，必定要擺出一種「一只手揣在胸口，一只手拿着牙籤挑牙的那種搖搖擺擺

擺的樣子，你一留心，便可以在他臉色上看出「我喫了牛鍋呢」的神氣來。又譬如我們同學們開級友會回來的時候，其實不會吃酒，而偏要裝作連路多不能走的神情，似乎也很有點「示奢運動」的意思。

話拉遠了，從新帶轉來吧！我對於日本的道路，除出丟死老鼠之外，其實也有許多不滿意的地方，尤於日本人過分的宣揚中國人在路上小便的事，很有一點積憤。好在我不會娶日本女人，說幾句「過激」的「排日」的話，量來沒有人說「圖免去親日的嫌疑」吧！

你不相信時，你儘可去查一百篇日本人做的「支那遊記」，其中九十幾篇，一定說到中國人的「立小便」的吧！中國人不是不認識路，而偏要學狗到處小便做記認，的確不是一件光彩的事，我並不想為這樣沒光彩的精神文明來辯護。不過我想日本人中，除出芥川龍之介先生，對於小便有點特別趣味者之外，——芥川先生歡喜描寫小便和見馬如虎的兩件事，是日本文壇的有名逸話——其餘的先生們，在描寫中國男人「立小便」之前，

我以為應該回想一下日本婦人的「蹲小便」纔好！

朋友！知道你自己！Noce fer!

日本男人，並不是路上不小便，不過他們是取的「散開式」，隨地可撒，有人的時候也撒，——當然在沒有巡警的時候——甚至於對了婦人們也撒，而我們中國人，却徧徧要取「集中式」，非小胡同不撒，非冷牆角不撒，於是纔能「集中臭氣」，使遠來的珍客發生不快，於是在他珍重的旅行記上，留下一些污點。在東京住的先生們，或者以為我說謊，其實並不！要曉得東京祇有一所，是帝皇之居，萬國視聽所集，當然沒有這樣的「怪漢」在銀座通撒尿，但一到鄉下，便不同了。工人們不必說，學生也撒，女人也撒，乃至紳士也撒，不過 Onawari-bu（警察）不撒而已。

大家多撒，不過你們蹲，我們立，晴天大家是香爐，雨天大家是醬缸，不過你寬我狹，你少我多，五十步，一百步而已！你說我，我說你，說得大家塞鼻子，何犯着呢！

哦！知道你自己！知道我自己！

現在我們的歧途

余文偉

我這兒所說的「我們」，是指正在大學裏四年級將要離校的同學們。一方快到所謂「畢業」的時期了，家中殷望了十幾年的結束，不久就可以實現。從小學花錢起而中學而大學將近十幾年了，共總也不下幾千塊大洋錢。從自己個人看來，這總是讀書費用，雖幾千元並不覺多；但從家中一面看來，這總是家中許多人省吃儉用的結果。現在到了一般認為將要小小告一段落的時候，怎能不謀一職業？

但從另一方說，此時正是我們對於所謂學問才找到門路的時候，心中總希望不有職業來擾亂，仍然專心讀書，那時如何的快樂！不過此後讀書又怎樣讀法呢？還在國內大學吧，國內大學實在不願意再住了。不講儀器等設備，只說教員與圖書兩項也就夠我們不願意了。北京某最高學府圖書館算是完備的了，但最近重要書籍，許多沒有。如心理學，最值得讀的行為主義（Behaviorism）（1925），心之生長（The growth of mind）等等都沒

有。教員我們也不談，『總不能使我們滿意』一句話就完了。那末讀書不是要到『洋鬼子』地方去嗎？但美國不必談，歐洲每年用費以法國而論非七八百元不成，英德等國自然更貴，我們這些窮酸真望洋興歎了。要能像我的朋友彭君賣了幾十畝田，也還可以；不必他家庭極簡單，可算沒有家庭，既無人阻止他賣田，而賣了田之後又不致凍餒了什麼人。與他家庭環境不同的又怎能做到，縱有田可賣？所以這條求學的路又是死路了。

一方逼着丟開書本另謀生活，一方內心逼着仍求知識，所以是走到歧路了。

不過處在中國這個年頭，就是犧牲求知的要求，專謀一種職業以免餓死，也還不是容易的事哩！至於有人要說『做事不忘讀書，讀書不忘做事』，那我只好回答：『唯非常人爲可能也。』

十二月二十三日， 中老胡同。

閒話集成

二七 國旗頌

豈明

用六個銅元買了一份第一一二期的醒獅週報，在車上大風中翻看，覺得很有趣。「獅子牌的愛國之士」的口號是「內除國賊，外抗強權」，但反覆地細看該報的言論，實在只是「內除赤黨，外抗赤俄」，彷彿是討赤軍的公告處所主辦似的，——不，這個成績或者要更好一點，因爲前上海縣知縣的能力恐怕畢竟不能及這班熱心的青年學生吧。

醒獅的文章都是上好的古文，以表示尊重國粹之至意，但有時也有白話文，却又十分流麗而熱烈，幾乎是一篇抒情詩。例如某君的頌國旗文中有這幾句，倘若容我們把他分開來，這麼一寫，那豈不便是很好的詩了麼？其詞曰：

「這是何等的偉大！

何等的神聖！

何等的可敬！

何等的可愛！

所以我每次見到

五色國旗的時候，

恨不能呼她爲我的母親，

恨不能叫牠做我的愛人，

當我這樣默想的時候，

我的全生命已經與

可敬可愛的五色國旗

起了共鳴，

鎔而爲一了！

二八 上海氣

豈明

我終於是一個中庸主義的人，我很喜歡閑話，但是不喜歡上海氣的閑話，因爲那都是過了度的，也就是俗惡的了。上海灘本來是一片洋人的殖民地；那裏的（姑且說）文化是買辦流氓與妓女的文化，壓根兒沒有一點理性與風致。這個上海精神便成爲一種上海氣，流布到各處去，造出許多可厭的上海氣的東西，文章也是其一。

上海氣之可厭，在關於性的問題上最明瞭地可以看出。牠的毛病不在猥褻而正在其嚴正。我們可以相信性的

關係實占據人生活動與思想的最大部分，講些猥褻話不是可以容許，而且覺得也有意思，只要講得好。這有幾個條件：一有藝術的趣味，二有科學的了解，三有道德的節制。同是說一件性的事物，這人如有了根本的性知識，又會用了藝術的選擇手段，把所要說的東西安排起來，那就是很有文學趣味，不，還可以說有道德價值的文字。否則就是令人生厭的下作話。上海文化以財色爲中心，而一般社會上又充滿着飽滿頹廢的空氣，看不出什麼飢渴似的熱烈的追求。結果自然是一個滿足了慾望的犬儒之玩世的態度。所以由上海氣的人們看來，女人是娛樂的器具，而女根是醜惡不祥的東西，而性交又是男子的享樂的權利，而在女人則又成爲污辱的供獻。關於性的迷信及其所謂道德都是傳統的，所以一切新的性知識性道德以至新的女性無不是他們嘲笑之的，說到女學生更是什麼都錯，因爲她們不肯力遵「古訓」如某甲所說。上海氣的精神是「崇信聖道，維持禮教」的，無論筆下口頭說的是什麼話。他們實在是反穿皮馬褂的

道學家，聖道曾中人。

自新文學發生以來，有人提倡「幽默」，世間遂誤解以爲這也是上海氣之流亞，其實是不然的。幽默在現代文章上只是一種分子，其他主要的成分還是在上邊所說的三項條件。我想，這大概是從藝術的趣味與道德的節制出來的，因爲幽默是不肯說得過度，也是Sophrosune——我想就譯爲「中庸」的表現。上海氣的閑話却無不說得過火，這是根本上不相像的了。

上海氣是一種風氣，或者是中國古已有之的，未必一定是有了上海灘以後方才發生的也未可知，因爲這上海氣的濫調卽是中國固有的「惡化」，但是這總以在上海爲最嚴重。與上海的空氣也最調和，所以就這樣的叫他，雖然未免少對不起上海的朋友們。這也是復古精神之一，與老虎獅子等牌的思想是殊途同歸的，在此刻反動時代，他們的發達正是應該的吧。

中華民國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，於北京。

二九 好計劃

黃昌元

真是文明進步，人知一天發達一天，我們貴國的聰明才知之士，爲國爲民之將，實在越來越妙呢。你看，前者因京城某項經費不足，有策士上個條陳，想出條驚人動魄的四項加一捐。這多聰明呀，京師裏這四種東西，一上起捐來，自然收成極好，再沒有那個經濟博士可以提出比他好的辦法來了。

現在湖南教育界和省長，看了人家都有好計畫發明出來，自己心裏不免有點癢，所以也要想這妙策來比賽比賽。於是而好計畫遂又出現於河南也。

他們的計畫是：現在學生子不好，容易鬧出惡化來。而且一方面國家正在用兵之時，經費一層，買炮火養兵馬之正當用途尙且不夠，遑論辦學之末務乎？所以一致通過，提前放假，那末一來可以節省金錢，以補充軍用；二來可以消滅某禍，以維持人心。你看，這辦法多經濟呀，真是一舉兩得，所謂進步之進步了。不要加捐而錢自來，不要興兵而化自善，天下還有再比這個好的法子嗎？不過我們這班受災禍的學生却倒了天下之大

楣了。要是現在的大元帥大頭領，採用斯策，行之全國，——全國之範圍此處暫僅限定幾省——那豈不是只有收拾舖蓋，回家吃雜合麪去嗎？

三十 道統之重光

冰 川

張雨帥因爲鑑於近來「赤化宣傳，有如洪水猛獸，一般青年學子，望風盲從，特令組織一聖道會，以闡揚聖道，排斥赤化爲宗旨。……」（十二月廿日北京益世報）這兒所謂赤化，用不着我們瞎猜，且引安國軍祕書廳長兼聖道會會長任毓帥對某社記者的談話做註脚：「聖道會……用意……對共產公妻之宣傳，含有糾正之意味。……」（廿二日益世報）據說又有四個白俄黨人由奉天哈爾濱來津加入，可見（手民注意，要提一行）聖道崇高，雖夷狄亦聞風而集也！

又彷彿前五六個月，吳玉帥在長辛店接見往訪他的駐京日本記者時，除了發表他的「蚩尤就是赤化之尤」的新發見之外，也曾發過「……尤有甚者，倡爲公妻邪說，破壞倫常，莫此爲甚」的快論。諸帥的意見已如是其吻

合，而且又進一步有了組織，則道統之將重光是沒有問題的。

嗚乎！孟軻韓愈而後聖道之不得其傳也，久矣！今則諸帥倡之於上，南開張校長，孔大陳校長，民大鄧校長，澄中曹校長應之於下，如縷聖道行見發揚光大於今日，嗟我華夏，庶有豸乎！

又據聖道會會長云，該會日間即有宣言發表，現在雖尙沒有幸福拜讀，但我敢斷其必然擲地作金石聲，與段執政之內感篇，吳玉帥之詩共垂不朽耳。

三一 尊師論

曉 岩

真個的，我們貴國裏是「無有不奇」。正人社某法律大家又高唱其「尊師論」了。下面是他在北京某私立大學演講的大略，熱心維持禮教，整頓學風，當今之世，何可多得？我因爲太心折於宏論了，所以不憚煩的抄下發表，以廣流傳。

「……我國古時是「天地君親師並重的。五倫裡沒師生一倫，是因有古今制度不同，並非不尊師

的。所以在古時師太被社會尊崇了，一年幾十吊京錢的「束修」，餓着肚皮也要教書的。現在，哼！論鐘點拿錢！不教沒錢，拿錢就得教，成了僱傭了。人心不古，世風日下，阻礙文化，莫此為甚。

……」

夠了，這也足概其餘了。韓愈師說，柳宗元師論，得此可鼎足而三，而韓柳二公九泉有靈，也可高唱「吾道不孤」了。

損害大學教授的尊嚴，死罪死罪。陳董可鑑，恕我不得不用個別名。

三二 閒話三十一

王不遐

十二月十四日世界晚報載北方某巨公談話，其中有這樣一句：

「中國帝制時代人民均係平等，亦極為自由。」同月二十三日同報又載，有這一句：

「中國歷史向主統一，且祇有北方打南方而勝，決無南方來統一北方之事。」

語絲

第一百十二期

我們幸而尚得為帝制時代之人民，那時的平等自由是嘗過的，與此刻現在的中國相較的確要好一點，至少那時總不是恐怖時代。至於統一問題，我的歷史知識實在不夠來解決：我只記得元明清三朝的一點事情，元清的確是北方打南方而勝的，但是明朝呢？我有點記不清楚了。歷史自然也有例外，無害於正統之繼續，但是不經過歷史家的正式考證，終覺得不能安心。北京公私立諸大學的歷史教授諸公，謹請賜教，以匡不逮，鄙人幸甚，中國幸甚。

檢查過的私信

豈明先生：

我本是回來趕熱鬧的，却不意倒因此把心緒弄得紛繁嘈雜了。現在正在「革命」，革了已經將近一個星期了，却時常有努力革命所為何事之歎。「同志們」都很忙，但我相信自己還是這兒「混」，——我怕醜，我臉皮薄，所以我終於革不起什麼勁兒來。我於是發見了自

Or

二六七

已，熱鬧的世界終不能爲我所有，我還是回到北京去罷。我戀慕北京有一種幽悠的味兒；我終是一個可憐蟲，環境不將我真的造成無產階級者，這個小資產階級者應有的命運我終得伏伏帖帖地接受。偶然翻開自己的日記來，見目錄中的娛園二字，忽然很淒切地感著失戀了似的難受了。

在被嚴禁之下開會，演說，倒頗有味兒。像這樣天天見人聽人「青天白日」，彰明較著地高聲大叫，「我是革命黨，某是什麼什麼」，却深覺人類這東西是絲毫不爲自己顧面子的。

……（這行是說每月賺幾塊錢，從略。）
我還是做個「學者」罷，唉。

我想，軍閥總容易除滅。將來要革命，還總得革革那些革命黨的命。否則，就將自己埋到故紙堆中去也使得，——也沒有什麼不值得！何如？

借了許多朋友的錢作盤川，現在郵局還不通匯，無從寄還。原打了那篇稿子的眼兒的，不知現在你怎樣處

置它了？有錢麼？——就是爲了這件大事才來提筆給你寫信的，至於開頭的牢騷，却頗有即興之意。回來後亦略聽了些有趣的新聞，因此刻心緒不定，不願寫了。但你是好事者，想聽聽吧？回信如說想，當勉爲其難。

雖然被燒了三間房子，但通信處却仍舊。希望回信。問好！
十二月十三晚，C，於南昌。

C先生：

用「革命尙未成功」的紅格信紙所寫的這一封信已於今日收到，背面打了一個「檢察員驗訖」的腰圓印章，我知道這已經官許可以拆看，而且也可以發表，因此登在這里，附上一點回信。

聽說貴處「惡化」了，這是很可惜的。我想還不如回京兆來罷。北京現在「聖道」統治之下，其好處且不說，他有一種悠長的趣味，這却是的確的。貴同鄉C君主張遷都（遷到那裏去），我還沒有問清楚，（我卻是不贊成，雖然這並不因爲我是京兆人的緣故。尊稿還放在這里，不曾怎麼處分：你知

道，北京那裏有可以賣稿的地方，要用在語絲上呢，那小說太長一點，而且也是沒有錢可得。語絲是專供我們自己說說閒話的，不會結識什麼總長，沒有人把成千的銀子送上門來，落得一個高尙的名，（這也一大半是自己鼓吹出來的，）但也就沒有錢收稿了。——燕大畢業生朱希亮君，是貴處人，在心遠大學教書，好久沒有得到信息了，頗爲挂念，不知你知道他麼，能替我打聽一下麼？新聞自然是願意聽的，倘若你有工夫也有興致說。十二月二十一日，豈明。

消息

李遇安

耀辰先生：

我記得出京之前，在你的書屋放下了四個小駱駝，還有常通消息的話，可是到羊城之後爲什麼老沒有寫信呢？這原因也很單簡，就是我覺得沒有什麼話說的出口去。我真是想不到到廣州是這樣的無味，就是沒有適當

的工可作，先在中大委員會辦事，委員會沒有事，又到會計部，會計部沒有事又跑到印刷所校對講義來了，真是無聊透了，活活的一個少年擺在這個地方，這是何等可怕的事，所以我決定另等機會以便走開，決不這樣敷衍我自己的面影。

中大委員會的人們，對我感情還很好，然而感情又值得幾個大？他們又給了我許多希望。什麼留學啦，助教啦，却也未常不好，然而眼前的時間如何過去，他們却不會想到。如在廣州，中大之外又兼中學的課，不久可到報館去作一個編輯，一個月有二百元左右的收入，可是我並不爲這一二百元，我雖窮，我的青春，還不那樣無意義的出賣。

所以日內便與達夫穆木天先生同到上海，到了上海之後，再定行止，不過眼前還不想又到北京。這一次又走到什麼地方，發生什麼變化，還不敢預定，總之還是走去。

有一次，我偶爾到了創造社分部買了一份語絲，上

了汽車去讀，看到送南行的愛而那個題目，我便好像見到了我駱駝書屋的耀辰先生面對着我和我說話，我極熱誠的讀下去，我匆匆的讀完以後，就覺得無言對答，於是我便自省一番，這次到這裏不是嗚呼，不是快哉，只如一夢，然而這夢我還不願結束，於是又打算就到上海。我想愛惜我此刻的面影，然而如何的愛惜呢？只好是警醒努力來抵耐這個時代給我們的艱難。

看了那篇小說，我本想就寫一封回信給了先生，然後發表在語絲，然而這個廣州的我，只是飄飄的心情，寫不出什麼東西來，因為也是過於不安了。好在一我住在獨清先生家裏，二是常和創造社諸先生晤面，這裏才露出一些純真的人的生活。

達夫先生辭中大教授到上海專辦創造社，很想請你多寫些文章，我想他到上海，定會有信給你。

廣州這個地方，的確有許多可說的話，木天先生偕了愛侶就到北京，請他向你細談吧。唉！我生於憂患，也死於憂患，我自己的面影，恐怕是不能時時愛惜的，如何如何？

遇安敬上。十二月十四日。

▲賀年的公函

凡讀過語絲的諸位女士們及先生們台鑒；

本刊自出世以後，已過三個年頭，這回第一一二期出版恰逢民國十六年的元旦，故特具公函，向諸位賀喜，并祝諸位以讀語絲之功德，如供養一部藥師七佛如來本願儀軌，求福得福，求子得子，求壽得壽，乃至南征北伐，登極成仙，無不如願。

至於本刊此後的發展，本來也想順便鼓吹一番，無如實在無可鼓吹，只好從略。本刊不是什麼東西的宣傳部以及公告處，只是幾個同人自由說話的地方，（老實說，這自然是好聽話罷了，這個自由在現今是極有限的，）而同人之加入者既不多，離京者却又不少，寫文章者之匱乏可想而知了。不過發展雖不能發展，掙扎還是要掙扎的；且看民國十六年給我們帶來什麼好運，讓我們眼見了，身受了，再說出來與諸位聽罷。其次，本刊的津貼還是沒有，這也是很倒楣的一件事，但是說起來容易得罪人，還以不談為是。我們熱心希望諸位的倍舊愛顧，能夠一個人定購兩份最好，獎勵我們的說閑話，幸甚幸甚。

中華民國十六年元旦，語絲社收發處代表同人謹啓。